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烏程嚴可均校輯

劉頌二

上疏請復肉刑（諸引皆作上書今據晉志下文云疏入不見省定作上疏）

臣昔上行肉刑，從來積年，遂寢不論。臣竊以爲議者拘孝文之小仁，而輕違聖王之典刑，未詳之甚，莫過于此。今死刑重，故非命者衆；生刑輕，故罪不禁奸。所以然者，肉刑不用之所致也。今爲徒者，類性元惡不軌之族也，去家懸遠，作役山谷，無衣食之資，飢寒切身，志不聊生，又有廉士介節者，苟慮不首死，則皆爲盜賊，豈況本性奸頑無賴之徒乎？又今徒富者輸財，計日歸家，乃無役之人也；貧者起爲奸盜，又不制之虜也。不刑則罪無所禁，不制則羣橫肆爲。法若此，道不盡善也。是以徒亡日屬，賊盜日繁，亡之數者至有十數，得輒加刑，日益一歲，此爲終身之徒也。自顧反善無期，而災

困逼身其志亡思盜勢不得息事使之然也古者用刑已止刑及今反已刑生刑已徒生徒諸重犯亡者髮過三寸輒重髡之此已刑生刑也亡加作一歲此已徒生徒也亡者積多繫囚猥蓄議者因曰囚不可不赦復從而赦之此謂刑不制罪法不勝姧民知法之不勝相聚而謀爲不軌月異而歲不同故自頃年已來姧惡陵暴所在充斥漸已滋蔓日積不已弊將所歸此三句從御覽補議者不深思此故而曰肉刑于名忤聽忤聽孰與盜賊不禁聖王之制肉刑遠有深理其事可得而言非徒心懲其畏剝割之痛而不爲也乃去其爲惡之具使夫姧民無用不復肆其志止姧絕本理之盡也亡者刖其足無所用復亡盜者截其手無所用復盜淫者割其勢理亦如之除惡塞源莫善于此又非徒然也此等已刑之後便各歸家父母妻子共相養恤不流離于道路有今之困創愈可役上準古制隨宜業作雖已刑殘不爲虛棄而所患都塞又生育繁阜

之道自若也今宜取死刑之限重生刑之限輕（此二句從御覽校補）及三犯逃亡淫盜悉以肉刑代之其三歲刑以下已自杖罰遣又宜制其罰數使有常限不得減此其有宜重者又任之官長應四五歲刑者皆髡笞笞至一百稍行使各有差悉不復居作然後刑不復生刑徒不復生徒而殘體爲戮終身作誡民見其痛畏而不犯必數倍于今且爲惡者隨發被刑去其爲惡之具此爲諸已刑者皆良士也豈與全其爲姦之手足而蹴居必死之窮地同哉而猶曰肉刑不可用臣竊以爲不識務之甚也臣昔常侍左右數聞明詔謂肉刑宜用事便于政願陛下信獨見之斷使夫能者得奉聖慮行之于今比塡溝壑冀見太平周禮三赦三宥施于老幼悼耄黠黎不屬逮者此非爲惡之所出故刑法逆舍而宥之至乎如此猶自犯罪則必刑而無赦此政之理也暨至後世以時嶮多難因赦解結權以行之又不以寬罪人也至今恆以罪積獄繁赦以散之是

㠯赦愈數而獄愈塞如此不已將至不勝原其所由肉刑不用之故也今行肉刑之徒不積且為惡無具則姦息去此二端獄不得繁故無取于數赦于政體勝矣晉書刑法志通典一百六十八又藝文類聚五十四御覽六百四十八引王隱晉書又羣書治要二十九引晉書刑法志廷尉劉頌表　案治要所引晉書皆王隱書也

上疏言斷獄宜守律令

自近世㠯來法漸多門令甚不一臣今備掌刑斷職思其憂謹具啟聞臣竊伏惟陛下為政每盡善故事求曲當曲當則例不得直盡善故法不得全何則夫法者固㠯盡理為當而上求盡善則諸下牽文就義㠯赴主之所許是㠯法不得全刑盡微文微文必有乖于情而上之聽斷安于曲當故執平者因文可引則生二端是法多門令不一則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姦偽者因法之多門㠯售其情所欲淺深苟斷不一則居上者難㠯檢下于是事同議異獄犴不平有傷于法古人有言人主詳其政荒人主明其事理

詳匪他求盡善則法傷故其政荒也明者輕重之當雖不猒情苟入于文則議而行之故其事理也夫善用法者忍違情不厭聽之斷輕重雖不允人心經于凡覽若不可行法乃得直又君行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主者守文若釋之執犯蹕之平也大臣釋滯若公孫弘斷郭解之獄也人主權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爲也天下萬事自非斯格重爲故不近似此類不得出法以意妄議其餘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于下民聽不惑吏不容姦可以言政人主執斯格以責羣下大臣小吏各守其局則法一矣古人有言善爲政者因人設教因人設教制法之謂也又曰隨時之宜當務之謂也然則因人隨時在大量也而制其法法軌既定則行之行之信如四時執之堅如金石羣吏豈得在成制之內復稱隨時之宜傍引因人設教以亂政典哉何則始制之初固已因人而隨時矣今

若設法未盡當則宜改之若謂已善不得盡以爲制而使奉用之
司公得出入以差輕重也夫人君所與天下共者法也已令四海
不可以不信爲教方求天下之不慢不可繩以不信之法且先識
有言人至愚而不可欺也不謂平時背法意斷不勝百姓願也上
古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夏殷及周書法象魏三代之君齊聖然咸
棄曲當之妙鑒而任徵文之直準非聖有殊所遇異也今論時敦
朴不及中古而執平者欲適情之所安自託于議事以制臣竊以
爲聽言則美論理則違然天下至大事務衆雜時有不得悉循文
如令故臣謂宜立格爲限使主者守文死生以之不敢錯思于成
制之外以差輕重則法恒全事無正據名例不及大臣論當以釋
不滯則事無閡至如非常之斷出法賞罰若漢祖戮楚臣之私己
封趙氏之無功唯人主專之非奉職之臣所得擬議然後情求傍
請之迹絕似是而非之奏塞此蓋齊法之大準也主者小吏處事

無常何則無情則法徒克有情則撓法積克似無私然乃所以得其私又恒所岨以衛其身斷當恒克世謂盡公時一曲法迺所不疑故人君不善倚深似公之斷而責守文如令之奏然後得為有檢此又平法之一端也夫出法權制指施一事厭情合聽可適耳以誠有臨時當意之快勝于徵文不允人心也然起為經制終年施用恒得一而失十故小有所得者必大有所失近有所漏者必遠有所苞故諳事識體者善權輕重不以小害大不以近妨遠忍曲當之近適以全簡直之大準不牽于凡聽之所安必守徵文以正例每臨其事恒御此心以決斷此又法之大槩也又律法斷罪皆當以法律令正文若無正文依附名例斷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論法吏以上所執不同得為異議如律之文守法之官惟當奉用律令至于法律之內所見不同迺得為異議也今限法曹郎令史意有不同為駮唯得論釋法律以正所斷不得援求諸外

論隨時之宜。吕明法官守局之分。晉書刑法志劉頌爲三公尚書又上疏云云藝文類聚五十四劉頌刑獄奏云云又見通典一百六十六

趙王倫加九錫議

昔漢之錫魏。魏之錫晉。皆一時之用。非可通行。今宗廟乂安。雖嬖后被退。勢臣受誅。周勃誅諸呂而尊孝文。霍光廢昌邑而奉孝宣。並無九錫之命。違舊典而習權變。非先王之制。九錫之議。請無所施。晉書劉頌傳

羊祜

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漢南陽太守續孫。高貴鄉公時。徵拜中書侍郎。遷給事中黃門郎。陳留王時。賜爵關中侯。徙祕書監。晉國建。封鉅平子。拜相國從事中郎。遷中領軍。武帝受禪。進中軍將軍。加散騎常侍。進爵爲侯。尋拜尚書右僕射。衛將軍。都督荊州諸軍。鎮南夏。加車騎將軍。開府。坐楊肇敗。貶爲平南將軍。咸

謚初除征南大將軍封南城侯卒謚曰成有集二卷

雁賦

鳴則相和行則接武前不絕貫後不越序齊力不期而並至同趣不要而自聚當其赴節則萬里不能足其路苟泛一槩則眾物不能易其所臨空不能頓其翼揚波不能濺其羽排雲墟以頡頏汰弱波以容與進淩鸞于泰清退嬉魚乎玄瀆浮若漂舟乎江之濤色若委雪于品之阿邕邕兮悲鳴乎雲間因飛臨虛厲清和盻盻兮曾若人清塵扶日拂翼祭光羅 藝文類聚九十一初學記三十引兩條

讓開府表

臣祜言臣昨出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臣自出身已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地常以智力不可強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慄以榮爲憂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爲眾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爲眾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託

外戚事遭運會誠在寵遇不患見遺而猥超然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臣有何功可㠯堪之何心可㠯安之㠯身誤陛下辱高位傾覆亦尋而至願復守先人弊廬豈可得哉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即復若此蓋聞古人申于見知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臣雖小人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已來方漸八年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然臣等不能推有德進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而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于版築之下有隱才於屠釣之閒而令朝議用臣不㠯爲非臣處之不㠯爲愧所失豈不大哉且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臣所見雖狹據今光祿大夫李熹秉節高亮正身在朝光祿大夫魯芝潔身寡欲和而不同光祿大夫李胤莅政弘簡在公正色皆服事華髮㠯禮終始雖歷內外之寵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㠯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是㠯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今道路未通方

陳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屯不爾留連必于外虞有闕臣不勝憂懼謹觸冒拜表惟陛下察匹夫之志不可以奪文選晉書羊祜傳御覽四百二十四引王隱晉書

讓封南城侯表

昔張良請受留萬戶漢祖不奪其志臣受鉅平于先帝敢辱重爵以速官謗晉書羊祜傳

請伐吳疏

先帝順天應時西平巴蜀南和吳會海內得以休息兆庶有樂安之心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由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衆役無時得安亦所以隆先帝之勳成無爲之化也故堯有丹水之伐舜有三苗之征咸以寧靜宇宙戢兵和衆者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並亡自此來十三年是謂一周平定之期復在今日矣議者常言吳楚有道後服無禮先強此

乃諸侯之時耳當今一統不得與古同論夫適道之論皆未應權是故謀之雖多而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所敵者同力足自固苟其輕重不齊强弱異勢則智士不能謀而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為國非不險也高山尋雲霓深谷肆無景束馬懸車然後得濟皆言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斬將搴旗伏尸數萬乘勝席捲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鳥棲而不敢出非皆無戰心誠力不足相抗至劉禪降服諸營堡者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難不過劍閣山川之險不過岷漢孫晧之暴侈于劉禪吳人之困甚于巴蜀而大晉兵衆多于前世資儲器械盛于往時今不于此平吳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尋干戈經歷盛衰不可長久宜當時定以一四海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荊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

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吳緣江爲國，無有內外，東西數千里，以藩籬自持，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晧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名臣重將不復自信，是以孫秀之徒皆畏逼而至。將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而官軍懸進，人有致節之志，吳人戰於其內，有憑城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剋可必矣。晉書羊祜傳

與從弟琇書

吾以布衣忝荷重任，每以尸素爲愧。大命既隆，唯江南未夷，此人臣之責，是以不量所能，畢力吳會，當憑朝廷之威，賴士大夫之謀，以全克之舉，除萬世之患。年已朽老，既定邊事，當有角巾東路，還歸鄉里，于墳墓側爲容棺之墟，假日視息，思與後生味道，此吾之

至願也、以凡才（晉書作白士）而居重位、何能不懼盈滿以受責邪、疏廣是吾師也、聖主明恕、當不奪微志爾、（藝文類聚二十六、御覽六百八十七、又略見晉書羊祜傳）

與吳都督陸抗

此上藥也、近始自作、未及服、以君疾急、故相致、（吳志陸抗傳注引漢晉春秋）

誡子書

吾少受先君之教、能言之年、便召以典文、年九歲、便誨以詩書、然尚猶無鄉人之稱、無清異之名、今之職位、謬恩之加耳、非吾力所能致也、吾不如先君遠矣、汝等復不如吾、諮度弘偉、恐汝兄弟未之能也、奇異獨達、察汝等將無分也、恭為德首、慎為行基、願汝等言則忠信、行則篤敬、無口許人以財、無傳不經之談、無聽毀譽之語、聞人之過、耳可得受、口不得宣、思而後動、若言行無信、身受大謗、自入刑論、豈復惜汝、恥及祖考、思乃父言、纂乃父教、各諷誦之、（藝文類聚二十三）

羊亮

亮字長玄祜伯父祕之孫太傅楊駿以爲參軍累轉大鴻臚後奔并州爲劉淵所害

止盜議

昔楚江乙母失布以爲盜繇令尹公若無欲盜宜自止何重法爲 晉書羊祜傳時京兆多盜竊楊駿欲更重其法盜百錢加大辟請官屬會議亮云云駿慙而止

羊秀

秀爵里未詳案羊琇字稚舒祜從弟仕魏入晉爲中護軍左遷太僕疑此秀卽琇之譌文衞公疑是衞覬

衞公碑

仰睎遐風重暉冠世 文選袁宏三國名臣贊注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黄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四十一終

全晉文卷四十二

烏程嚴可均校輯

杜預一

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魏幽州刺史恕子、甘露中爲尚書郎、襲祖爵豐樂亭侯、後參文帝相國府軍事、晉受禪、守河南尹、免尋爲安西軍司、除秦州刺史、領東羌校尉、輕車將軍、以忤石鑒檻車徵詣廷尉、以贖論、尋拜度支尚書、免、復拜度支尚書、代羊祜爲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吳平、進爵當陽縣侯、後徵爲司隸校尉、道卒、追贈征南大將軍、謚曰成、有春秋左氏經傳集解三十卷、春秋釋例十五卷、集十八卷、

舉賢良方正表

案蕪費布行于草野、著德于閭閻、放心直意、若得理筆丹墀、推訪格言、必有謇諤匪躬之節、初學記二十 案初學記此下有陸雲薦張贍文張溥誤采入杜預集中今刪

不收

表

長史劉繪修治洛陽以東運渠通赤馬舟（書鈔一百三十七）

所領郡曲皆居南鄉界所近鈞廬大陂下有良田（文選南都賦注）

列上故太傅羊祜所辟士表

祜雖開府而不備僚屬引謙之至宜見顯明及扶疾辟士未到而沒家無胤嗣官無命士此方之望隱憂載懷夫篤終追遠人德歸厚漢祖不惜四千戶之封以慰趙子弟心請議之（晉書羊祜傳）

陳伐吳至計表

自閏月以來賊但敕嚴下無兵上以理勢推之賊之窮計力不兩完必先護上流勤保夏口以東以延視息無緣多兵西上空其國都而陛下過聽便用委棄大計縱敵患生此誠國之遠圖使舉而有敗勿舉可也事為之制務從完牢若或有成則開太平之基不

成不過費損日月之間何惜而不一試之若當須後年天時人事不得如常臣恐其更難也陛下宿議分命臣等隨界分進其所禁持東西同符萬安之舉未有傾敗之慮臣心實了不敢以曖昧之見自取後累惟陛下察之（晉書杜預傳）

又表

羊祜與朝臣多不同不先博畫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令多異凡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十有八九利其一二止于無功耳其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己功不在身各恥其前言故守之也自頃朝廷事無大小異意鋒起雖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慮後難故輕相同異也昔漢宣帝議趙充國所上事效之後詰責諸議者皆叩頭而謝以塞異端也自秋已來討賊之形頗露若今中止孫皓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積大船于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晉書杜預

奏上律令注解

被敕㠯臣造新律事律吏杜景李復等造律皆未清本末之意者也法者蓋是繩墨之斷例非窮理盡性之書也故文約而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易見禁簡難犯易見則人知所避難犯則幾于刑厝刑之本在於簡直故必審名分審名分者必忍小理古之刑書銘之鐘鼎鑄之金石所㠯遠塞異端絕異理也法出一門然後人知恒禁吏無淫巧政明于上民安于下今所注皆網羅法意格之㠯名分使用之者執名例㠯審趣舍伸繩墨之直去析薪之理也書鈔四十五藝文類聚五十四引杜預奏事又見晉書杜預傳

奏上黜陟課略

臣聞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虛己委誠而信順之道應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其後淳樸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㠯頒爵祿弘賞

六典㠯詳攷察然猶倚明哲之輔建忠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獨美功不得後名而獨隱皆疇咨博詢敷納㠯言及至末世不能紀遠而求于密微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僞法令滋章巧飾彌多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筭課而清濁粗舉魏氏攷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由于累細㠯違其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典去密就簡則簡而易從也夫宣盡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則㠯傷理今科舉優劣莫若委任達官各攷所統在官一年㠯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爲上第劣者一人爲下第因計偕㠯名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案其六歲處優舉者超用之六歲處劣舉者奏免之其優多劣少者敘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今攷課之品所對不鈞誠有難易若㠯難取優㠯易而否主者固當準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復曲㠯法盡也己丑詔書㠯攷課難成聽通薦例薦例

之理，卽亦取于風聲，六年頓爲黜陟，無漸，又非古者三考之意也，今每歲一考，則積優以成陟，累劣以取黜，以士君子之心相處，未有官故六年六黜清能，六進否劣者也，監司將亦隨而彈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爲清議大頹，亦無取于黜陟也。晉書杜預傳　通典十五

奏秦州軍事

臣嘗聞邊人說，虜專以騎爲寇，穿塹不如作馬埳，馬埳法，坑方三尺，錯平穿之，虜騎非下馬平治，則終不得入，又其外嶮要路，亦可隨作塢，施槍埳中訖，薄覆其上，如此則虜當棄地而行，不敢輒往來也。御覽三百三十七

奏廢藉田

竊惟藉田令，本以藉田千畝，千頃之田，計其案行，周旋不過數里，凡宗廟粢盛，御用膳羞，及羣神之調，于是取所藉戶口，足以當一縣一邑，所供至重，事貴臨履也。

奏事

臣前在南闕魏興西北山有野牛野羊牛之大者二千斤羊之大者千數百斤試令求之各得一枚并頭角蹄案其形不與中土牛羊相似然是野獸中所希有（藝文類聚九十四御覽八百九十九又九百二並引杜預奏事）

藥杵臼澡槃斅斗釜瓮銚槃鴿銷皆亦民間之急用物也（御覽七百五十七）

奏議皇太子除服

侍中尚書令司空魯公臣賈充侍中尚書僕射奉車都尉大梁侯臣盧欽尚書新沓伯臣山濤尚書奉車都尉平春侯臣胡威尚書劇陽子臣魏舒司尚書堂陽子臣石鑒尚書豐樂亭侯臣杜預稽首言禮官參議博士張靖等議以為孝文權制三十六日之服以日易月道有污隆禮不得全皇太子亦宜割情除服博士陳逵等議以為三年之喪人子所以自盡故聖人制禮自上達下是以今

制將吏諸遭父母喪皆假寧二十五月敦崇孝道所以風化天下皇太子至孝著于內而衰服除于外非禮所謂稱情者也宜其不除臣欽臣舒臣預謹案靖逵等議各見所學之一端未曉帝者居喪古今之通禮也自上及下尊卑貴賤物有其宜故禮有以多爲貴者有以少爲貴者有以高爲貴者有以下爲貴者唯其稱也不然則本末不經行之不遠天子之與羣臣雖哀樂之情若一而所居之宜實異故禮不得同易曰上古之世喪期無數虞書稱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其後無文至周公旦乃稱殷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其傳曰諒信也闇默也下逮五百餘歲而子張疑之以問仲尼仲尼荅云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三年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喪而樂晉叔向譏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已早亦非禮也此皆天子喪事見于古文者也稱高宗不云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

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已早明旣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堯崩舜諒闇三年故稱遏密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喪齊斬之制菲杖絰帶當遂其服旣葬而除諒闇以終之三年無改父之道故百官總己聽于冢宰喪服已除故稱不言之美明不復寢苫枕土以荒大政也禮記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又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云端衰喪車皆無等此通謂天子居喪衣服之節同于凡人心喪之禮終于三年亦無服喪三年之文然繼體之君猶多荒寵自從廢諒闇之制至令高宗擅名于往代子張致疑于當時此乃賢聖所以爲譏非譏天子不以服終喪也秦燔書籍率意而行亢上抑下漢祖草創因而不革乃至率天下皆終重服旦夕哀臨經罹寒暑禁塞嫁娶飲酒食肉制不稱情是以孝文遺詔斂畢便葬葬畢制紅禫之除雖不合高宗諒闇之遺近于古典故傳之後嗣于時預修陵廟故斂葬得在浹辰之內因以定制

近至明帝存無陵寢五旬乃葬安在三十六日此當時經學疏略不師前聖之病也魏氏革命以既葬爲節合于古典然不垂心諒闇同譏前代自泰始開元陛下追尊諒闇之禮慎終居喪允臻古制超絕于殷宗天下歌德誠非靖等所能原本也天子諸侯之禮當以具矣諸侯惡其害己而削其籍今其存者唯士喪一篇戴聖之記雜錯其間亦難以取正天子之位至尊萬機之政至大羣臣之衆至廣不同之于凡人故大行既葬祔祭于廟則因疏而除之已不除則羣臣莫敢除故屈已以除之而諒闇以終制天下之人皆曰我王之仁也屈已以從宜皆曰我王之孝也既除而心喪我王猶若此之篤也凡等臣子亦焉得不自勉以崇禮此乃聖制移風易俗之本高宗所以致雍熙豈惟衰裳而已哉若如難者更以權制自居殺于屈伸厭降欲以職事爲斷則父在爲母期父卒三年此以至親屈于至尊之義也出母之喪以至親爲屬而長子不

得有制體尊之義升降皆從不敢獨也禮諸子之職掌國子之倅國有事則帥國子而致之太子惟所用之傳曰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不無事矣喪服母爲長子妻爲夫妾爲主皆三年內宮之主可謂無事將度漢制孝文之喪紅禫既畢孝景即吉于未央薄后竇后必不得齊斬于別宮此可知也況皇太子配貳之至尊與國爲體固宜遠遵古禮近同時制屈除已寬諸下協一代之成典君子之于禮有直而行曲而報有經而等有順而去之存諸內而已禮云非玉帛之謂喪云唯衰麻之謂乎此既臣等所謂經制大義且即實近言亦有不安今皇太子至孝蒸蒸發于自然號咷之慕匍匐殯宮大行既奠往而不反必想像乎故彷徨寢殿若不變從諒闇則東宮臣僕義不釋服此爲永福官屬當獨衰麻從事出入殿省亦難以繼今將吏雖蒙同二十五月之事盛至于大臣亦奪其制昔翟方進自以身爲漢相居喪三十六日

不敢踰國典而況于皇太子臣等以爲皇太子宜如前奏除服諒闇終制（晉書禮志中又略見通典八十又八十二）諒闇之制乃自上古是以高宗無服喪之文而唯文稱不言漢文限三十六日魏氏以降旣虞爲節皇太子與國爲體理宜釋服卒哭便除（晉書摯虞傳又見宋書禮志二有小異案此條杜預奏而文不同故並錄之）

陳農要疏

臣輒思惟今者水災東南特劇非但五稼不收居業並損下田所在停污高地皆多磽埆此卽百姓困窮方在來年雖詔書切告長吏二千石爲之設計而不廓開大制定其趣舍之宜恐徒文具所益蓋薄當今秋夏蔬食之時而百姓已有不贍前至冬春野無靑草則必指仰官穀以爲生命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豫爲思慮者也臣愚謂旣以水爲困當恃魚菜螺蜯而洪波汎濫貧弱者終不能得今者宜大壞兗豫（通典作兗豫及荆河）州東界諸陂隨其所歸而宣

導之交令饑者盡得水産之饒百姓不出境界之內旦暮野食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塡淤之田畝收數鍾至春大種五穀五穀必豐此又明年之益也臣前啟典牧種牛不供耕駕至于老不穿鼻者無益于用而徒有吏士穀草之費歲送任駕者甚少尙復不調習宜大出賣以易穀及爲賞直詔曰孳育之物不宜減散事遂停寢問主者今典虞右典牧種産牛大小相通有四萬五千餘頭苟不益世用頭數雖多其費日廣古者匹馬匹牛居則以耕出則以戰非如豬羊類也今徒養宜用之牛終爲無用之費甚失事宜東南以水田爲業人無牛犢今既壞陂可分種牛三萬五千頭以付二州將吏士庶使及春耕穀登之後頭責三百斛是爲化無用之費得運水次成穀七百萬斛此又數年後之益也加以百姓降丘宅土將來公私之饒乃不可計其所留好種萬頭可卽令右典牧都尉官屬養之人多畜少可並佃牧地明其考課此又三

魏近甸歲當復入數十萬斛穀牛又皆當調習動可驅用皆今日之可全者也晉書食貨志通典二

又疏

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為便非不爾也然此事施于新田草萊與百姓居相絕離者耳往者東南草創人稀故得火田之利自頃戶口日增而陂堨通典作堰歲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之際水陸失宜放牧絕種樹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潦不下潤故每有雨水輒復橫流延及陸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土不可陸種臣計漢之戶口以驗今之陂處皆陸業也其或有舊陂舊堨通典作堰則堅完修固非今所謂當為人患者也臣前見尚書胡威啟宜壞陂其言懇至臣中者又見宋侯相應遵上便宜求壞泗陂徙運道時下都督度支共處當各據所見不從遵言臣案遵上事運道東詣壽春有舊渠可不由泗陂泗陂在遵地界壞地凡

萬三千餘頃傷敗成業遵縣應領佃二千六百口可謂至少而猶患地狹不足盡力此皆水之為害也當所共恤而都督度支方復執異非所見之難直以不同害理也人心所見既不同利害之情又有異軍家之與郡縣士大夫之與百姓其意莫有同者此皆偏其利以忘其害者也此理之所以未盡而事之所以多患也臣又案豫州界二（通典作荊河州界中）度支所領佃者州郡大軍雜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餘頃耳計三年之儲不過二萬餘頃以常理言之無為多積無用之水況于今者水潦瓮溢大為災害臣以為與其失當寍瀉之不滀宜發明詔敕刺史二千石其漢氏舊陂舊堨及山谷私家小陂皆當修繕以積水其諸魏氏以來所造立及諸因雨決溢蒲葦馬腸陂之類皆決瀝之長吏二千石躬親勸功（通典作躬先勸）諸食力之人並一時附功令比及水凍得粗枯涸其所修功實之人皆以畀之其舊陂堨溝渠當有所補塞者皆尋求微迹一如

漢時故事、豫爲部分、列上須冬閒東南休兵、交代各留一月以佐之、夫川瀆有常流、地形有定體、漢氏居人衆多、猶以爲患、今因其所患而宜爲之、迹古事以明近、大理顯然、可坐論而得、臣不勝愚意、嘗竊謂最是今日之實益也、晉書食貨志通典二

皇太子除服議

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漢氏承秦、天下爲天子終服三年、漢文帝見其下不可久行、而不知古制、更以意制祥禫、除喪即吉、魏氏直以訖葬爲節、嗣君皆不復諒闇終制、學者非之久矣、然竟不推究經傳、攷其行事、專爲王者三年之喪、當以衰麻終二十五月、嗣君若若此、則天子羣臣皆不得除喪、雖志在居篤、更逼而不行、至今世主皆從漢文輕典、由處制者非制也、今皇太子與尊同體、宜復古典、卒哭除衰麻、以諒闇終制、于義既不應不除、又無取于漢文、乃

所以篤喪禮也。晉書禮志中。通典八十又八十二。泰始十年武元楊皇后崩，及將遷于峻陽陵，依舊制既葬，帝及羣臣除喪即吉。先是尚書祠部奏從博士張靖議，皇太子亦從制俱釋服。博士陳逵議以爲今制所依，蓋漢帝權制，興于有事，非禮之正。皇太子無有國事，自宜終服。有詔更詳議。尚書杜預以爲云云

答盧欽魏舒問

傳稱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此謂天子絕葬唯有三年喪也，非謂居喪衰服三年與士庶同也。故后世子之喪而叔嚮稱有三年之喪二也。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叔嚮不譏景王除喪，而譏其燕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諒闇之證。先儒舊說往往亦見，學者未之思耳。喪服諸侯爲天子亦斬衰，豈可謂終服三年邪。上考七代，未知王者君臣上下衰麻三年者誰，下推將來，恐百世之王其理一也。非必不

能乃事勢不得故知聖人不虛設不行之制仲尼曰禮所損益雖百世可知此之謂也（晉書禮志中于是尚書僕射盧欽尚書魏舒問預證據所依預云云于是欽舒遂命預造議奏）

吉祭議

易曰上古之代喪期無數自殷高宗諒闇三年不稱服喪三年而稱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謂大戴篇曰昔武王崩成王十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命祝雍作頌是三年之內時明矣故今礿烝嘗于是行焉昔仲尼之制春秋也因魯史以明王法喪中之禘祫譏貶之文著焉（通典四十九）

與王濬書

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于塗炭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泝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晉書王濬傳）

與子耽書

知汝頗欲念學合同還車到副書可案錄受之當別置一宅中勿復以借人梅鼎祚文紀引玉府新書張采晉文亦有之未知玉府新書是何代書也

書

十一月十四日預頓首歲忽已終別久益兼其勞道遠書問又簡開得來說知消息申省次若言面淳化閣帖三

親故數移轉想祖父自其云也祖父如足下來言小大云具絕汝親親也有信數附書信以慰吾心也淳化閣帖三

七規七一作嫣

張參天之鯆帳書鈔一百三十二

重醞醴醇沃土名淸甜甘無常五味相雜書鈔一百四十八

酌以彫觚盛以彝器騰波傳觴託水班類書鈔一百五十五

應著既口異味代臻糅以丹橘雜以芳鱗書鈔一百四十二

太蘂生葩蘭椒一作料馥芬菰糧雪累班綸錦文馨香播越氣干青雲書鈔一百四十二一百四十四晨父進菰粱之精稗虞官貢飛禽之羣□伊尹爨呂五熟之鼎易牙投呂犀象之器書鈔一百四十二膳夫騁伎飄忽若仙披素獮之揮霍若將絕而復連書鈔一百四十四飛刀踐切辯髮雜疊各要瀫輕案當有誤□□□□醎酸得適和味應宜書鈔一百四十二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四十二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杜預二

律序

律者八㠯正罪名令者八㠯存事制二者相須爲用（書鈔四十五藝文類聚五十四御覽六百三十八）

春秋左氏傳序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㠯事繫日㠯日繫月㠯月繫時㠯時繫年所㠯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㠯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㠯爲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于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

所㠯王也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攷其眞僞而志其典禮上㠯遵周公之遺制下㠯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㠯示勸誡其餘則皆卽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于仲尼㠯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㠯始事或後經㠯終義或依經㠯辨理或錯經㠯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㠯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㠯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

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㠯正褒貶諸稱書不
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㠯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
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卽㠯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
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
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于此而
義起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
志而晦約言示制推㠯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
婉而成章曲從義訓㠯示大順諸所諱避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
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
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
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㠯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
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㠯錯文見義若如
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

春秋雖以一字為襃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為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為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于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為異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于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襃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潁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潁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厤數相與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為仲尼自衛反魯

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遜以避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荅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于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曰然春秋何始于魯隱公荅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啟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墜是故因其厤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卽平王也所用之厤卽周正也所稱之公卽魯隱公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

以彰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避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以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爲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于所起爲得其實至于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文選唐石經春秋傳

春秋左氏傳後序

太康元年三月吳寇始平余自江陵還襄陽解甲休兵乃申抒舊意修成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始訖會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內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發冢者不以爲意往往散亂科斗書久廢推尋不能盡通始者藏在祕府余晚得見之所記大凡七十五卷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周易及紀年最爲分了周易上

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繫辭疑于時仲尼造之于魯尚未播之于遠國也其紀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也唯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已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編年相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推校哀王二十年太歲在壬戌是周赧王之十六年秦昭王之八年韓襄王之十三年趙武靈王之二十七年楚懷王之三十年燕昭王之十三年齊湣王之二十五年也上去孔丘卒百八十一歲下去今太康三年五百八十一歲哀王于史記襄王之子惠王之孫也惠王三十六年卒而襄王立立十六年卒而哀王立古書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爲後王年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謚謂之今王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推

此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也文稱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卽春秋所書邾儀父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又稱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卽春秋所書虞師晉師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又稱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卽春秋所書天王狩于河陽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也諸若此輩甚多略舉數條以明國史皆承告據實而書時事仲尼修春秋以義而制異文也又稱衛懿公及赤翟戰于洞澤疑洞當作泂卽左傳所謂熒澤也齊國佐來獻玉磬紀公之甗卽左傳所謂賓媚人也諸所記多與左傳符同異于公羊穀梁知此二書近世穿鑿非春秋本意審矣雖不皆與史記尚書同然參而求之可以端正學者又別有一卷純集疏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鈔集者人名也紀年又稱殷仲壬卽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壬崩伊尹放大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卽位放大甲七年大甲潛出自桐殺

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左氏傳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然則大甲雖見放還殺伊尹而猶以其子爲相也此爲大與尚書敘說大甲事乖異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將此古書亦當時雜記未足以取審也爲其粗有益于左氏故略記之附集解之末焉

長厤

釋例曰書稱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是以天子必置日官諸侯必置日御世修其業以攷其術舉全數而言故曰六日其實五日四分日之一日日行一度而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有畸日官當會集此之遲速以攷成晦朔錯綜以設閏月閏月無中氣而北斗邪指兩辰之閒所以異于他月也積此以相通四時八節無違乃得成歲其微密至矣得其精微以合天道則事敘而不愆故傳曰閏以正時時以

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于是乎在然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厤錯故仲尼丘明每于朔閏發文蓋矯正得失因以宣明厤數也桓十七年日有食之得朔而史闕其日單書朔僖十五年日食亦得朔而史闕朔與日故傳因其得失並起時史之謬兼以明其餘日食或厤失其正也莊二十五年經書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周之六月夏之四月所謂正陽之月也而時厤誤實是七月之朔非六月故傳云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有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明此非用幣伐鼓常月因變而起厤誤也文十五年經文皆同而更復發傳曰非禮明前傳欲以審正陽之月後傳發例欲以明諸侯之禮也此乃聖賢之微旨先儒所未喻也昭十七年夏六月日有食之而平子言非正陽之月以誣一朔近于指鹿爲馬故傳曰不若矣且因以明此月爲得天正也劉子駿造三統厤以修春秋春秋日食有甲乙者三

十四而三統厤唯得一食厤術比諸家既最疏又六千餘歲輙益一日凡歲當累日爲次而無故益之此不可行之甚者班固前代名儒而謂之最密非徒班固也自古已來諸論春秋者多述謬誤或造家術或用黃帝已來諸厤以推經傳朔日皆不得諧合日食于朔此乃天驗經傳又書其朔日食可謂得天而劉賈諸儒說皆已爲月二日或三日公違聖人明文其蔽在于守一元不與天消息也余感春秋之事嘗著厤論極言厤之通理其大指有云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運其舍皆動物也物動則不一雖行度大量可得而限累日爲月累月爲歲以新故相序不得不有毫毛之差此自然之理也故春秋日有頻月而食者有曠年而不食者理不得一而算守恆數故厤無有不差失也始失于毫毛而尚未可覺積而成多以失弦望朔晦則不得不改憲以從之書所謂欽若昊天厤象日月星辰易所謂治厤明時言當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

天者也推此論之春秋二百餘年其治厤道變多矣雖數術絕滅還尋經傳微旨大量可知時之違謬則經傳有驗學者固當曲循經傳月日日之食以考朔晦以推時驗而見皆不然各據其學以推春秋此無異度己之跡而欲削他人之足也余為厤論之後至咸寧中有善算李修夏顯（晉志作卜顯皆當攷）依論體為術名乾度厤表上朝廷其術合日行四分之數而微增月行（晉志作月術）用三百歲改憲之意二元相推七十餘歲承以強弱強弱之差蓋少而適足以遠通盈縮時尚書及史官以乾度厤與太始厤參校古今記注乾度厤殊勝太始厤上勝官厤四十五事今其術具存時又并攷古今十厤以驗春秋知三統厤之最疏也今具列其時得失之數又據經傳微旨證據及失閏者考日辰朔晦以相發明為經傳長厤如左諸經傳證據及失閏違時文字謬誤皆甄發之雖未必其得天蓋春秋當時之厤也學者覽焉（續漢律厤志中注永樂大典本春秋釋例晉書律厤志下）

宗譜

別子者君之嫡妻之子長子之母弟也君命爲祖其子則爲大宗常有一主審昭穆之序辨親疏之別是故百代不遷若無子則支子爲後雖七十無主婦若殤死則衰経加一等以兄弟之列代之殤無爲父道兄弟昭穆同故也死皆爲之齊衰其月數各隨親疏爲限雖尊雖出嫁猶不敢降也屬絶則爲之齊縗三月若始封君相傳則自祖始封君其支子孫皆宗大宗然則繼體君爲宗中之尊支庶莫敢宗之是以命別子爲宗主一宗奉之故曰祖者高祖也言屬遠于君則就君屬絶于君則適宗子家也而說者或云君代代得立大宗或云別子之母弟亦得爲祖或云命妾子爲別子其適妻子則遷宗于君皆非也別子之弟子孫無貴賤皆宜宗別子之子孫小宗一家之長也同族則宗之其服隨親疏爲比姊妹出嫁不敢降之五屬斷服則不宗之矣 通典七十三

遺令

古不合葬，明于終始之理，同于無有也。中古聖人改而合之，蓋以別合無在，更緣生以示教也。自此以來，大人君子或合或否，未能知生，安能知死，故各以己意所欲也。吾往為臺郎，嘗以公事使過密縣之邢山。山上有冢，問耕父（御覽作耕者），云是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產之冢也。遂率從者祭（御覽作登）而觀焉。其造冢居山之頂，四望周達，連山體南北之正而邪東北，向新鄭城，意不忘本也。其隧道唯塞其後而空其前，不填之，示藏無珍寶，不取于重深也。山多美石不用，必集洧水（書鈔作洧水中）自然之石以為冢藏，貴不勞工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君子尚其有情（御覽作尚其儉），小人無利可動，歷千載無毀，儉之致也。吾去春入朝，因郭氏喪亡，緣陪陵舊義，自表營洛陽城東首陽之南為將來兆域，而所得地中有小山，上無舊冢。其高顯雖未足比邢山，然東奉二陵，西瞻宮闕，南觀伊洛，北望夷叔，曠然遠

覽情之所安也故遂表樹開道為一定之制至時皆用洛水圓石開隧道南向儀制取法于鄭大夫欲以儉自完耳棺器小斂之事皆當稱此晉書杜預傳又北堂書鈔一百六十御覽五百五十四並引王隱晉書

集要

凡輓天子六紼諸侯四大夫士二御覽五百五十二

自述

少而好學在官則勤于吏治在家則滋味典籍書鈔九十七

杜預集序

預為鎮南將軍觀兵于江男女降者百萬餘口軍中為之謠曰以計待戰一當萬書鈔一百十九

王濬

濬字士治弘農湖人辟河東從事後參羊祜征南軍事轉車騎從事中郎除巴郡太守轉廣漢太守遷益州刺史封關內侯拜

龍驤將軍、監益梁諸軍事、進平東將軍、假節、吳平、拜輔國大將軍、領步兵校尉、封襄陽縣侯、遷鎭軍大將軍、加散騎常侍、領後軍將軍、轉撫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特進、太康六年卒、年八十、諡曰武、有集二卷、

上疏請平吳

臣數參訪吳楚同異、孫晧荒淫、凶逆荆揚賢愚、莫不嗟怨、且觀時運、宜速征伐、若今不伐、天變難預、令晧卒死、更立賢主、文武各得其所、則彊敵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又臣年已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也、誠願陛下無失事機、晉書王濬傳

上書自理

臣前被庚戌詔書曰、軍人乘勝、猛氣益壯、便當順流長騖、直造秣陵、臣被詔之日、卽便東下、又前被詔書云、太尉賈充總統諸方、自鎭東大將軍伷及渾濬彬等、皆受充節度、無令臣別受渾節度之

文臣自達巴丘所向風靡知孫晧窮蹙勢無所至十四日至牛渚去秣陵二百里宿設部分為攻取節度前至三山見渾在北岸遣書與臣可暫來過共有所議亦不語臣當受節度之意臣水軍風發乘勢造賊城加宿設部分行有次第無緣得于長流之中迴船過渾令首尾斷絕須臾之間晧遣使歸命臣即報渾書并寫晧牋具以示渾使速來當于石頭相待軍以日中至秣陵暮乃被渾所下當受節度之符欲令臣明十六日悉將所領還圍石頭備晧越逸又索蜀兵及鎮南諸軍人名定見臣以為晧已來首都亭無緣共合空圍又兵人定見不可倉卒皆非當今之急不可承用中詔謂臣忽棄明制專擅自由伏讀嚴詔驚怖悚慄不知軀命當所投厝豈惟老臣獨懷戰灼三軍上下咸盡喪氣臣受國恩任重事大常恐託付不效孤負聖朝故投身死地轉戰萬里（書鈔一百十八引作臣受命之日心與口誓投身云云）破蒙寬恕之恩得從臨履之宜是以憑賴威靈幸而

能濟皆是陛下神策廟算臣承指授效鷹犬之用耳有何勳勞而恃功肆意寧敢昧利而違聖詔臣以十五日至秣陵而詔書以十六日起洛陽其間懸闊不相赴接則臣之罪責宜蒙察恕假令孫晧猶有螳螂舉斧之勢而臣輕軍單入有所虧喪罪之可也臣所統八萬餘人乘勝席卷晧以衆叛親離無復羽翼匹夫獨立不能庇其妻子雀鼠貪生苟乞一活耳而江北諸軍不知其虛實不早縛取自爲小誤臣至便得更見怨恚竝云守賊百日而令他人得之言語噂㗳不可聽聞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猶有專輒臣雖愚惷以爲事君之道唯當竭節盡忠奮不顧身量力受任臨事制宜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其顧護嫌疑以避咎責此是人臣不忠之利實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不自料忘其鄙劣披布丹心輸寫肝臟欲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庶必掃除凶逆清一宇宙願令聖世與唐虞比隆陛下粗察臣之愚款而識其欲自效之誠是以授

臣以方牧之任。委臣以征討之事。雖燕王之信樂毅。漢祖之任蕭何。無以加焉。受恩深重。死且不報。而以頑疏。舉錯失宜。陛下弘恩。財加切讓。惶怖怔營。無地自厝。願陛下明臣赤心而已。晉書王渾傳

復上表自理。

被壬戌詔書。下安東將軍所上揚州刺史周浚書。謂臣諸軍得孫晧寶物。又謂牙門將李高放火燒晧偽宮。輒公文上尚書。具列本末。又聞渾案陷上臣。臣受性愚忠。行事舉動。信心而前。期于不負神明而已。秣陵之事。皆如前所表。而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欲構南箕。成此貝錦。公于聖世。反白為黑。夫佞邪害國。自古而然。故無極破楚。宰嚭滅吳。及至石顯。傾亂漢朝。皆載在典籍。為世所戒。昔樂毅伐齊。下城七十。而卒被讒間。脫身出奔。樂羊既反。謗書盈篋。況臣頑疏。能免讒慝之口。然所望全其首領者。實賴陛下聖哲欽明。使浸潤之譖不得行焉。然臣孤根獨立。朝無黨援。久棄遐外。人道

繼絕而結恨彊宗，取怨豪族，以累卵之身，處雷霆之衝，繭栗之質，當豺狼之路，其見吞噬，豈抗脣齒。夫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則禍在不測。故朱雲折檻，嬰逆鱗之怒，慶忌救之，成帝不問；望之、周堪違忤石顯，雖闔朝嗟歎，而死不旋踵。此臣之所大怖也。今渾之支黨姻族內外，皆根據磐牙，並處世位，聞遣人在洛中，專共交構，盜言孔甘，疑惑觀聽。夫曾參之不殺人，亦以明矣，然三人傳之，其母投杼。今臣之信行，未若曾參之著，而讒構沸騰，非徒三夫之對，外內扇助，為二五之應。夫猛獸當途，麒麟恐懼，況臣脆弱，敢不悚慄。偽吳君臣，今皆生在，便可驗問，以明虛實。前偽中郎將孔攄說云：二月武昌失守，水軍行至，孫晧出案行，后頭還，左右兵人皆跳刀大呼云：要當為陛下（御覽作國家）一死戰決之。魏帝尚以千人定天下，況今有數萬衆，自足辦事。晧意大喜，謂必能然，便開庫藏，（自孫晧出案行以下從御覽三百四十六校補）盡出金寶以賜與之。小人無狀，得便持走，

皓懼乃圖降首。降使適去，左右劫奪財物，略取妻妾，放火燒宮。皓逃身竄首，恐不脫死。臣至，遣參軍主者救斷其火耳。周浚以十六日前入皓宮，臣時遣記室吏往觀書籍，浚使收縛。若有遺寶，則浚前得，不應移蹤後人，欲求苟免也。臣前在三山得浚書，云皓散寶貨以賜將士，府庫略虛，而今復言金銀篋笥，動有萬計，疑臣軍得之。言語反覆，無復本末。臣復與軍司張牧、汝南相馮紞等共入觀皓宮，乃無席可坐。後日又與牧等共視皓舟船，渾又先臣一日上其船，船上之物，皆渾所知見。臣之案行，皆出其後，若有寶貨，渾應得之。又臣將軍素嚴，兵人不得妄離部陣。閒在秣陵諸軍凡二十萬衆，臣軍先至，爲土地之主，百姓之心，皆歸仰臣。臣切敕所領，秋毫不犯。諸有市易，皆有伍任證左，明從券契。有違犯者，凡斬十三人，皆吳人所知也。餘軍縱橫，詐稱臣軍，而臣軍類皆蜀人，幸以此自別耳。豈獨浚之將士皆夷齊，而臣諸軍悉聚盜跖邪？時有八百

餘人緣石頭城刦取布帛臣牙門將軍馬潛即收得二十餘人幷疏其督將姓名移以付浚使得自科結而寂無反報疑皆縱遣絕其端緒也又聞吳人言前張悌戰時所殺財有二千人而渾浚露布言以萬計以吳剛子爲主簿而遣剛至洛欲令剛增斬級之數可具問孫晧及其諸臣則知其定審若信如所聞浚等虛詐尚欺陛下豈惜于臣云臣屯聚蜀人不時送晧欲有反狀又恐動吳人言臣皆當誅殺取其妻子冀其作亂得騁私忿謀反大逆尚以見加其餘謗讟故其宜耳渾案臣瓶磬小器蒙國厚恩頻繁擢叙遂過其任渾此言最信內省慙懼今年平吳誠爲大慶于臣之身更受咎累既無孟側策馬之好而令濟濟之朝有讒邪之人虧穆穆之風損皇代之美由臣頑疏使致于此拜表流汗言不識次晉書王濬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四十三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唐彬

彬字儒宗魯國鄒人魏時爲郡門下掾轉主簿舉功曹舉孝廉州辟主簿文帝爲丞相辟爲鎧曹屬除尚書水部郎武帝受禪賜爵關内侯出補鄴令遷弋陽太守母憂去官起監益州諸軍徙監巴東諸軍加廣武將軍以平吳功遷右將軍都督巴東諸軍事徵拜翊軍校尉改封上庸縣侯出爲使持節右將軍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丸校尉免元康初拜使持節前將軍雍州刺史領西戎校尉卒謚曰康

臨雍州下教聘處士

此州名都士人林藪處士皇甫申叔嚴舒龍姜茂時梁子遠等並志節清妙履行高潔踐境望風虛心飢渴思加延致待以不臣之

典幅巾相見論道而已豈吕吏職屈染高規郡國備禮發遣吕副於邑之望（晉書庾楷傳）

魏舒

舒字陽元任城樊人魏嘉平中爲郡上計掾察孝廉對策上第除澠池長遷浚儀令入爲尚書郎正元中遷鍾毓後軍長史轉文帝相國府參軍歷宜陽滎陽二郡太守晉受禪徵拜散騎常侍歷冀州刺史入爲侍中遷尚書太康初拜尚書右僕射尋徙左僕射領吏部加右光祿大夫代山濤爲司徒署兗州大中正太熙元年遜位尋卒年八十二謚曰康

上言宜定六宮嬪使

今選六宮嬪吕玉帛而備使御府丞奉嬪宣成嘉禮數重使輕吕爲拜三夫人宜使卿九嬪使五官中郎將美人良人使謁者于典制爲弘（晉書魏舒傳）

與山濤書

郄詵至孝中間去郎正爲毋耳居喪毀瘁殆不自全其父喪在殯氏欲改葬不能自致故過時不葬後于冢堂北假葬埏道通堂中不時閉服欲閉乃閉葬後經年乃見用作平輿監軍長史任意傷俗已葬不時開常爲舒口語其事灼然無所爲疑通典一百二

與衛瓘書

凡己議相是非者不可輕己相貶也通典一百三

諸葛緒

緒瑯邪人魏景元初爲雍州刺史伐蜀至劍閣爲鍾會所誣檻車徵還入晉爲太常遷崇禮衛尉

奏議郊配

博士祭酒劉熹等議帝王各尊其主所自出大晉禮郊天當以宣皇帝配地郊宣皇后配明堂以景皇帝文皇帝配博士宣兆議禮

王者郊天以其祖配周公以后稷配天于南郊以文王配五精上帝于明堂經典無配地文魏以先始配不合禮制周配祭不及武王禮制有斷今晉郊天宜以宣皇帝配明堂宜以文皇帝配

李苞

苞字孝章譙國人景元中為盪寇將軍封浮亭侯入晉為司馬

王昌前母服議

禮重統所以正家猶國不可二君雖禮文殘缺大事可知昌父遇難與妻隔絕夫得更娶妻當更嫁此通理也今之不去此自執節之婦不為理所絕矣適可嘉異其意不得以私善羈縻已絕之夫議者以趙姬為比愚以為不同也重耳適齊志在必還五月之間永為離絕衰納新寵于禮為廢嫡于義為棄舊姬氏固讓得禮之正是以春秋善之明不得並也古無二嫡宜如溥駁（通典八十九司馬李苞議）

閣道摩崖題名

景元四年十二月十日，盪寇將軍浮亭侯譙國李苞字孝章，將中軍兵石木工二千人，始通此閣道。碑本

朱整

整仕魏至中書監，晉受禪，歷官未詳，泰康初爲尚書僕射，遷吏部尚書。

爲魏帝禪晉策

咨爾晉王：我皇祖有虞氏誕膺靈運，受終于陶唐，亦以命于有夏。惟三后陟配于天，而咸用光敷聖德。自茲厥後，天又輯大命于漢。火德既衰，乃眷命我高祖。方軌虞夏四代之明顯，我不敢知。惟王乃祖乃父，服膺明哲，輔亮我皇家，勳德光于四海。格爾上下神祇，罔不克順，地平天成，萬邦以乂。應受上帝之命，協皇極之中。肆予一人，祗承天序，以敬授爾位。厤數實在爾躬，允執其中，天祿永終。於戲！王其欽順天命，率循訓典，厎綏四國，用保天休，無替我二皇

之弘烈。晉書武帝紀　案御覽二百二十引晉陽秋曰朱整少有名行官至中書監魏禪晉使整與中書令劉良共為詔若然禪策亦必此二人所撰今編入朱整文

議王娶妃公主嫁禮

案魏氏故事，王娶妃公主嫁之禮，天子諸侯以皮馬為庭實，天子加以穀璧，諸侯加以大璋。漢高后制聘后黃金二百斤，馬十二匹，夫人金五十斤，馬四匹。魏聘后王娶妃公主嫁之禮，用絹百九十匹。晉興，故事用絹三百匹。宋書禮志一

程咸

咸字延休，魏正元中為司隸校尉府主簿，入晉，歷黃門郎、散騎常侍、左通直郎，累遷至侍中，有集三卷。

已出女不從坐議

夫司寇作典，建三等之制；甫侯修刑，通輕重之法。叔世多變，秦立重辟，漢因循之。晉志作漢又修之　大魏承秦漢之弊，未及革制，所以大逆

之誅，追戮已出之女，不差者，誠欲殄絕醜類之族也。然而法貴得中，刑慎過制。臣以為女人有三從之義，無自專之道，出適他族，還喪父母，降其服紀，所以明外成之節，異在室之恩。而父母有罪，則追刑已出之女；夫黨見誅，又有隨姓之戮。一人之身，內外受辟。今女既嫁，則為異姓之妻；如或產育，則為他族之母。此為元惡之所輕，忽戮無辜之所重，于防則不足懲奸亂之源，于情則傷孝子之心。且男不得罪于他族，而女獨嬰戮于二門，非所以哀矜女弱、蠲明法制之本分也。臣以為在室之女，可從父母之誅；既醮之婦，使從夫家之罰。宜改舊科，以為永制。（魏志何夔傳注引干寶晉紀，又晉書刑法志，藝文類聚五十四，又通典一百六十三。○案晉志云：魏法犯大逆者誅及已出之女。毌丘儉之誅，其子甸妻荀氏應坐死，其族兄顗與景帝姻通，表魏帝以匄其命，詔聽離婚。荀氏所生女芝，為潁川太守劉子元妻，亦坐死，以懷妊繫獄。荀氏辭詣司隸校尉何曾乞恩，求沒為官婢，以贖芝命。曾哀之，使主簿程咸上議。）

王昌前母服議

諸侯無更娶致夫人之制大夫妻死改室不拘立嫡昌父前妻守德約身幸值開通而固絕之此禮不勝情而漸入于薄也昌母後娉本非庶賤橫加抑黜復不然矣若令二母之子交相爲報則並尊兩嫡禮之大禁昔舜不告而娶婚禮蓋闕傳記曰二妃夫人稱之明不足立正后也聖人之弘猶權事而變而諸儒欲聽立兩嫡並未前聞且趙姬讓叔隗已爲內子黃昌之告新妻使避正堂皆欲已正家統而分嫡妾也昌父已亡無正之者若追服前母則自黜其親交相爲報則固非嫡就使未達追爲之服猶宜刑貶已匡失謬況可報楙施行正爲通例則兩嫡之禮始于今矣開爭長亂不可已訓臣已爲昌等當各服其母者通典八十九　宋王昌事詳前竟陵王楙文

華林園詩序

平原后三月三日從華林園作壇宣宮張朱幕有詔乃延羣臣北堂書鈔一百三十二舊寫本如此訛脫無從校正

平原邑三月三日從華林園作坡壇僊宮張朱幕詔延群臣作詩昌頌之。書鈔陳禹謨本如此蓋臆改

任茂

茂任魏官爵未詳。晉受禪爲散騎常侍

功臣配享議

案魏功臣配食之禮敘六功之勳祭陳五祀之品或祀之于一代或傳之于百代蓋社稷五祀所謂傳之于百代者古之王臣有明德大功若句龍之能平水土柱之能植百穀則祀社稷異代不廢也昔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乃遷稷而周棄德可代柱而句龍莫廢也若四敘之屬分主五方則祀爲貫神傳之異代載之春秋非此之類則雖明如咎繇勳如伊尹功如呂尚各于當代祀之不祭于異代也然則伊尹于殷雖有王功之茂不配食于周之清廟矣今之功臣論其勳績比咎繇伊尹呂尚猶或未及凡云配食各

配食于主也今主遷廟臣宜從饗通典五十

董勛

勛仕魏入晉爲議郎

答問禮

俗云正月一日爲雞二日爲狗三日爲猪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北齊書魏收傳魏帝宴百僚問何故名人日皆莫能知收對曰晉議郎董勛答問禮云云

姜輯

輯仕魏官爵未詳入晉爲長史

議渤海王服范太妃事

喪服云君爲女子子嫁于國君者傳曰尊同則得服其親服然則君之庶子有封爲君者其公亦不降之明矣士之妾子不降母者已其與父貴賤不足殊也然則尊與父同不見厭者亦宜伸其情盡禮于其母渤海王既不承安平之祀而母已受王命之寵成太

妃之號愚謂太妃之尊但當自降于渤海不得配食于安平之廟耳至于渤海三王自宜盡爲母之制不復厭于安平已從公子降等之禮通典八十二

安平王嗣孫服議

諸侯體國嗣孫至重欲其肯嗣早繼者文王之爲世子在于王季之時亦猶凡諸侯之世子耳而十五便生武王推此而言則禮許世子已早冠禮男子冠而不爲殤既冠婚姻不復得已殤服服之謂已爲嗣孫年已十八備禮冠娶當從成人之例通典九十一

安平王嗣孫薨諸侯應降服議

禮父在斯爲子君在斯爲臣安平嗣孫雖已誓于天子據在臣子之位五服之差君臣殊制其間豈復容他禮哉君薨未踰年而世子卒者猶稱子而名不成君春秋之正義也苟不成君則羣臣親戚必不得服其重服明矣況安平王見在而使諸王服嗣孫已諸

侯之禮，末之敢安也。然諸侯以尊絕周，今嗣孫見在臣子之例，諸王公宜從尊降之禮，不應爲制服也。昔秦滅五等，更封列侯，以存舊制，稱列侯者，若云列國之侯也，故策命稱國，終沒稱薨。漢魏相承，未之或改。大晉又建五等，憲章舊物，雖國有大小輕重，不得通同大體，其義一也。故詔書亭侯以上與王公同，又以爲列侯以上策命建國者，皆宜依古諸侯使絕周服。通典九十三

三公降服議

三公爵命雖尊，班亞諸侯，據在王朝，上厭天子，有由而屈，義不得伸耳。以例言之，宜依卿大夫降之服。通典九十三

淯于睿

睿仕魏入晉，爵里未詳。

駮薛靖朝日論 景初二年正月

禮記云：祭日于東，祭月于西，以端其位。周禮秋分夕月，並行于上

世西向拜月。雖如背實亦猶月在天而祭之于坎不復言背月也猶如天子東西游幸其堂之官及拜官猶北向朝拜。寧得背實為疑南齊書禮志上何佟之議引又見通典四十四

答崇氏問舊君服

崇氏問曰齊縗三月。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為舊君。大夫去適他國便為其所適國君服。于本國絕矣。妻從夫當為後君服。舊寧巳為人乎。巳為宜與長子未去者同耳。淳于睿答若妻未去。自若人也不為舊君也通典九十

崇氏問淳于睿曰。凡大夫待放于郊三月。君賜環則還。賜玦則去不知此服。巳賜環玦未答曰。其待郊巳三月。未得環玦未適異國而君埽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通典九十

答崇氏問殤制哭

崇氏問云。舊巳日易月。謂生一月哭之一日。又學者云巳日易月

者易服之月殤之周親者則㠯十三日爲之制二義不同何㠯正之溍于睿答云案傳之發正于周年之親而見服之殤者㠯周親之重雖未成殤應有哭日之差大功㠯下及于緦麻未成殤者無復哭日也何㠯明之案長殤中殤俱在大功下殤小功無服之殤無容有在緦麻㠯其幼稚不在服章隨月多少而制哭日也大功之長殤俱在小功下殤緦麻無服之殤則已過絕無復服名不應制哭故傳據周親㠯明之且緦麻之長殤服名已絕不應制哭豈有生三月而更制哭乎 通典九十一

答滿瑋問 瑋字公衡魏志作偉太尉滿寵子甘露中㠯子長武忤司馬文王免爲庶人

衛尉昌邑侯滿瑋問溍于睿曰庶妹亡有服不睿曰喪服諸侯㠯尊降不服 通典九十三

答后包問嫁母服

后包問溍于睿曰聞嫁繼親凶諱便制服議者所難㠯爲父後者

不爲出母服。嫁母猶出母也。或者以爲嫁與見出者異。不違禮意。雖執從重之義。而已廢祭見譏。君爲詳正也。睿答曰。案禮檀弓子思之母死于衞。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于子乎觀禮。子盍愼諸。子思曰。吾何愼哉。喪之之禮。如子云。子聖人之後。卽父後也。如此經文。父卒爲繼母嫁者服而已。聖人之後爲父後者服嫁母也。二者分明。無可嫌。通典九十四

答滑于纂問生不及祖父母不稅服

滑于纂問滑于睿云。案小記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注云。不及此親存時。歸見之于喪服年月已過。乃聞之。父服。已則否者。不責非時之恩于人所不能也。纂者此注。良謂賢聖失之甚矣。據降而緦小功者稅之。蓋正親而重骨肉也。今父在則祖周。父亡則三年。此非重與。若但以不見則割其正親之本愛。而忍惻怛之痛。使與諸父昆弟同制。此其可乎。尊祖之尊。于是疏矣。

又禮爲慈母之父母無服亦云恩不能及恩不及者慈母之父母則可也今已他故生不見祖而已爲非時之恩意實不厭答曰賢聖及先儒初無疑怪此者以其緣人情而恕之降在小功不税自正也非不相識者也聽當依就莫不厭也禮記明文先師之議可信者也不信聖賢而欲意斷直而勿有正防此罪周三年者傳重焉故也而不識見何所傳乎何所重乎通典九十八

同母異父昆弟服

游夏文學之俊也游習于禮者曰大功夏廣學者曰齊縗二者推之明非無服與緦可知也繼父無親立廟祭祀尚爲之周以比夫同胞豈有絕道而欲絕之謂其無親據繼父同居異居有輕重同母昆弟蓋亦宜矣異居大功同居有相長養之恩服齊縗似近人情矣通典九十一荀訥于荅云

孔瑄

瑄仕魏入晉爵里未詳

昌邑侯爲瑄庶妹服議

天子諸侯絕不應服又大夫降緦尊與已敵則不敢降旁親降一等緦麻絕也凡以尊所降而不服者弔服加緦之經帶而往哭之通典九十三

成洽

洽字休甫仕魏入晉爵里未詳

孫爲祖持重論

使嫡孫傳重不服斬也夫服以三年爲至重故以至尊至親者處之自此以往上下降殺一等經之例也服父三年服祖宜周而傳云父卒爲祖後者服斬爲嫡孫者依此爲制若其必然越于常例後祖服與禮之重事宜見斬縗之經不應闕而不記也且子爲父三年父爲長子亦三年若嫡孫爲祖如子則祖爲嫡孫亦當如父爲長子不得爲之周也通典八十八

難武申奏爲出母服叙武申奏見三國文

喪服傳曰出妻之子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與尊者爲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經爲繼父服者亦父後者也爲父後服繼父服則自服其母可知也出母之與嫁母俱絕族今爲嫁母服不爲出母服其不然乎經證若斯其謬耳通典九十四

吳商

商仕魏入晉爲國子博士惠帝初還助教出爲益壽令有禮雜十二卷雜議十二卷禮議雜記故事十三卷喪雜事二十卷雜禮義十一卷集五卷

虞濬等問喪嫁娶議元康二年

今之拜時事畢便歸婚禮未成不得與娶婦者同也俊琛稜並已齊縗娶婚娶妻所犯者重伍雖無服當不議而不譏亦禮所譏然其所犯者猶輕于稜也湛身既平吉子雖齊縗義服之末又不親迎

則所犯者輕濟蹔爲子拜時禮輕當降也通典六十

荅或問異姓爲後之子服本親

或問㠯異姓爲後然當還服本親及其子當又從其父而服邪將㠯異姓而不服也荅曰神不歆非族明非異姓所應祭也雖世人無後竝取異姓㠯自繼然本親之服骨血之恩無絕道也異姓之義可同于女子女子出適還服本親皆降一等至于其子應從服者亦當同于女子之子從于母而服其外親今出爲異姓作後其子亦當從于父母服之也父爲所生父母周子宜如外祖父母之加也其昆弟之子父雖服之大功于子尤無尊可加及其姊妹父爲小功則子皆宜降于異姓之服不得過緦麻也通典六十九

荅劉寶議

案禮貴嫡重正統所尊祖禰繼代之正也夫受重者不得㠯輕服服是㠯孫及曾玄其爲後者皆服三年受重故也且絕屬之宗來

爲人後者服之如今嫡孫爲後而欲使爲祖服周與衆孫無異既非受重之義豈合聖人稱情之制邪且孫爲祖正服周祖爲孫正服九月嫡孫爲後則祖爲加服周孫亦當加祖三年此經之明據也今欲使祖已嫡加孫孫已庶服報祖豈經意邪又欲使絕屬之孫同于嫡孫豈合人情 通典八十八

難成洽孫爲祖持重論

凡爲人後者尚如父今孫爲祖後而欲使爲祖周與衆孫無異是豈爲後之謂乎且祖爲孫正服九月今嫡孫爲後祖加之周孫亦加祖三年經之明義也今使祖加孫服而孫不加祖服豈經義哉且經云臣爲君祖父母服周從服例降一等則君爲祖服斬矣此非經義邪何竟闕而不記也論又云孫爲祖如子爲父則祖爲孫亦當如父爲長子者且孫爲後加一等服三年祖亦加孫一等服周如論之意欲使祖加孫二一等而孫加祖一等此豈經例而云傳

不通乎通典八十八

答成洽難武申忝爲出母服

出母無服此出尊父之命嫁母父不命出何得同出母乎爲繼父服者爲其父沒年幼隨母再適已無大功之親與繼父同財共居爲築宮廟四時祭祀其先此恩由繼父所以爲服耳且妾之無子妾子之無母父命爲母子則生事之如母喪則服之三年貴父命也而今欲以出母同于嫁母違廢父命豈人子所行又引繼父云經繆也又出母之黨無服嫁母之黨自應服之豈可復同乎通典八十四

駁劉表成粲論父母亡在祖後不爲祖母三年

嘗見表所作喪服後定變除爲婦人之服不踰男子孫爲祖服周父亡之後爲祖母服而云不得踰祖也又見成倖中云以爲已自受重于祖祖母服不應三年商粲假使子爲人後爲本父服周

而所後者更自有子已則還家而母後亡當可已不得踰父不三年乎又從祖祖父先亡已爲小功五月而已後爲從父後從父又先亡祖母後卒可復已已先爲祖父小功今爲祖母不踰祖父復服五月乎諸如此比婦服重于夫甚很不可具記不得踰夫之說經傳無據嫡行庶服義又不通築又云已自受重于父不受重于祖今服祖母亦當周又齊縗章臣爲君之父母祖父母周凡臣從君所服而降一等臣從服周則君爲三年也據爲國君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君也其繼體則父與祖並有廢疾不立者也有廢疾不立則君受國于曾祖不受國于祖也不受國于祖猶服三年此則經之明例非從傳記之說也其義如此則凡爲後者皆應三年何必受重然後服斬　通典九十七

禋祀六宗說

禋之言煙也三祭皆積柴而實牲體焉已升煙而報陽非祭宗廟

之名也鄭所以不從諸儒之說皆將欲據周禮禋祀皆天神也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八而日月幷從郊故其餘爲六宗也以書禋于六宗與周禮事相符故據以爲說也且文昌雖有大體而星名異其日不同故隨事祭之而言文昌七星不得偏祭其弟四弟五此爲周禮復不知文昌之體而又妄引爲司中司命箕畢二星旣不係于辰且同是隨事而祭之例又無嫌于所係者續漢祭祀志中注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四十四終